6 月 22 日星期三---23 日星期四

昨天忘记写一件事了。

20 号星期一上午大约 10 点，正走在 AT 路上，迎面过来一个南向的徒步者，中年白人妇女，她问我，有没有碰到警察问话。我说没有，为什么会有警察问话？她说附近有人失踪，大家都在找他。我说，哦！
又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到一个湖边，看看已经快中午，湖边找块大石头坐下来吃饭。天上飞过一架直升机。美国直升机到处都是，没在意。直升机飞过头顶，过了一会儿，又飞回来，飞来飞去就是不走。我这时想起那失踪者的事，想，这是冲我来的啊！果然，过不久，走过来一个森林警察，挺英俊的一个小伙子。循例问了我一些问题，不过是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之类。说一个 38 岁叫布兰登的黑人男子周五跟家里说出去徒步和钓鱼，到周日晚还没回去。他的车在附近路边发现，人不见了。现在正在到处搜索找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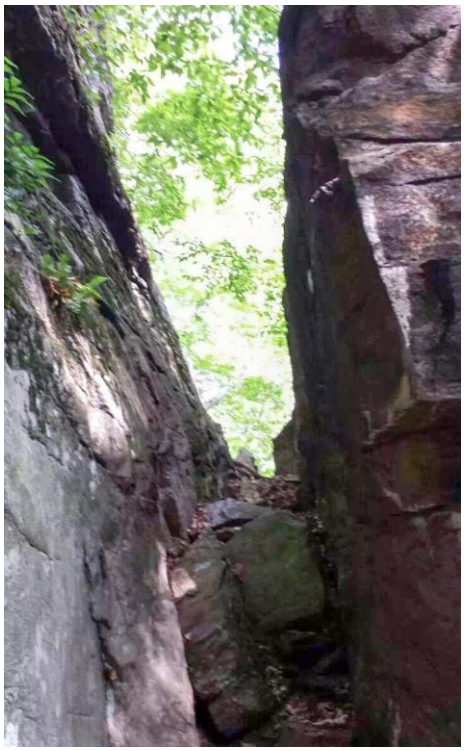
聊完了，小伙子很客气地问可不可以把我的名字和手机号给他。这种事，警察要你的资讯，能不给吗？最后，他给我一个号码，说如果有事或发现什么，可以打 911 或那个号码。
走在路上，想这么大的山，一座连一座，想藏个把人还不容易？到哪里找去？大概小时候侦探小说看多了，于是想这几天自己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。[呲牙]

周五白天和晚上都和寿先生陈先生两家人在一起。周六晚在纽约的州立公园和旋转风太阳花和补丁在一起，周日早上吃了小道天使 Joe 的早餐才离开，晚上在 Morgon Steward shelter 窝棚，3 个来自宾州匹兹堡地区的徒步者可以作证。不过周六周日白天都是一个人在走，整天都见不到一个人，去哪里找人证？后来一想，手机轨迹可以证明我一直在 AT 线路上，这下可以放心了。[呲牙]

记得几年前纽约市发生一起谋杀案。一个纽约大学的漂亮女研究生失踪，后来发现被谋杀。她生前最后被看到是在一个酒吧。当时她喝醉了，酒吧保安扶她出去。保安坚决否认涉案，辩说扶她出去，送她上了出租车。但警方后来查了他手机轨迹，发现他说谎。最后他认罪。他以为手机关机就可以没信号，殊不知只要电池不取下来，就算关机，电话公司一样可以追踪到手机的行动轨迹。没文化真可怕，连罪犯都当不成功。

回到周三。
对我来说，人是铁饭是钢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大凡头天吃了好饭菜，第二天走起来特别有精神。这天虽然 9 点多才上路，但 17 英里不知不觉下午不到 6 点就走完了，来到预定的宿营地 Pine Swamp Brook Shelter(松沼溪窝棚）。这里四面山环抱，山谷里全是大松树，满地金黄色松针，非常干净。但傍晚时分，多少有点阴森。沿山坡下去，一条小溪流过，形成一片沼泽湿地。要到溪边取水，得穿过一人高的芦苇和荒草。
那天整个营地就我一人，于是在窝棚里扎好帐篷，趁天亮去溪边打水回来擦澡烧汤烹茶。说实话，要放以前，这样的环境会有点紧张甚至害怕。经过几个月的山里独往独来，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浑然不以为异。
不过当晚还是紧张了一下。大约 10 点多，我还在手机上写日志，突然听到一阵响动声由远而近过来。走进后，感觉是人走路声，不是熊。只听脚步声穿过窝棚前而过，我在帐篷里叫了声 hello，没有回应。听声音好像是下坡取水去了。奇怪的是谁这么大晚上还在赶路！过了一会，听见脚步声回来，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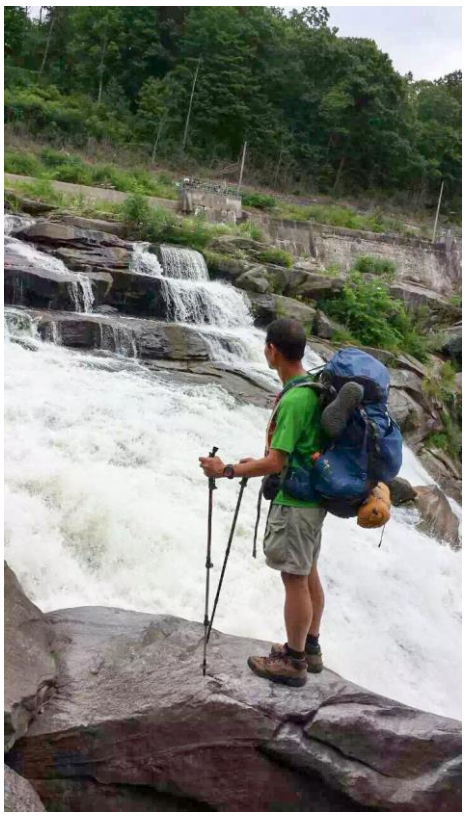
从窝棚前穿过而去。然后再没响动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也没见有人扎营的痕迹。奇怪！
头两张照片是这天经过的另一个柠檬挤榨机。好在石缝稍宽，一个瘦人如我背着包可以勉强挤着走过。



23 号星期四

这天的目的地是小城 Salisbury，15 英里。AT 线基本上是从城里穿过，这里有家客栈对徒步者十分友好，物美价廉。快到城时，发现路边的桑葚开始熟了，赶紧一只手拉下枝条，另一只手边摘边往口里送。天热了，虫蛇虽然多了，但各种野果也多起来，可以补充山里没有蔬果之苦。

说起虫蛇，今天早上一脚踩上一条过路蛇。好在蛇不大，只有一尺来长，被我拦腰从中间踩住，它回头咬不到我，再说，我穿的是高帮皮面登山鞋，料它的牙齿也咬不透。不过，两造还是各自吃惊。我

急忙抬脚，蛇负痛逃入路边草丛。大家都有惊无险。

今天下午，经过一个叫 Falls Village（瀑布村）的地方。小镇外有一片瀑布群，瀑布下潭水清澈见底，潭水漫出，形成小河流去。不少人在潭中河边戏水。暑热之际，看着十分羡慕。当时虽然时间还早，但想着马上要爬山，照样是一身汗，游泳就免了，洗头擦身必须的。其实，如果是一大群人在一起，也许大家相邀着就下去了，。一个人走，碰到这种事，人一懒就算了。我到现在也奇怪，当时怎么没下去游泳一下呢？那天只用走 15 英里，大把的时间。这种事，三张老 K 比我还懒散，我还坐在那里玩了一会，要是他，拍几张照片就赶紧走人，决不多停留。